

黃病，又稱黃熱病，不知是否全同於現代醫學中所稱之黃疸，或是另外的病名。大約是指伴有黃疸症狀的濕熱病。

對於治療黃病，在『大品經』中記載，須服用「牛溲訶梨勒」。所謂牛溲訶梨勒，就是將訶梨勒果浸泡在牛的小便裡，然後置於烈日中曝曬，重複三次後，澆以熱水服用其汁。古代印度人認為小便是乾淨的，不但可以用來洗膿瘡，也可以作為藥材。

在『大智度論』中記載「醉或得飽面，或保酒病，正萎而黃熱。」這是說飲酒過度即演變為黃熱病。而現代醫學也同樣認為，長期過量飲酒容易引起慢性酒精中毒，接著形成肝硬化、皮膚變黃、腹水、肝臟肥大等症狀。在世尊的時代就已經看出飲酒會引起肝臟疾病，不能不說是正確的醫學觀察。

在古印度時，若有人罹患此病，須服用人血治療，但世尊為長養弟子悲心及避免世人譏嫌，完全禁止病比丘服用人血，乃至人髓亦不允許。如『摩訶僧祇律』卷三十二記載，曾有比丘罹患黃病，醫師告言：「唯有服用人血可以治癒，否則只有等死。」恰巧當時有人犯了死罪，被反綁兩手身繫迦毘羅華鬘，一路打鼓唱令至斬首處。此病比丘聞訊立即趕往斬首處，要求臚子手布施死囚鮮血。臚子手回說：「您若欲食肉亦可給與，何止是血？」說完即以利刃直刺死犯兩喉脈，方便比丘以兩手承取鮮血而飲。然此舉卻引起圍觀民眾譏嫌：「此非比丘，是食人鬼。」紛紛以瓦石土塊扔擲比丘。其他比丘將此因緣稟白世尊。佛言：「將此比丘喚來。」比丘來後，佛問言：「是否真有一事。」病比丘據實而答。於是世尊教誨比丘：「比丘們不應為了愛惜身命，而作出這種招世人譏嫌之事。從今以後，絕不允許佛弟子飲用人血，乃至人髓一切不許。」（大正 22・486 頁下）

『正法念處經』卷六十六記載，有種名為「惡黃」的邪氣，侵襲滯留於人身中，若以聞慧或以天眼，見此身染上惡黃邪氣，若不調順則生黃病。此病特徵為口中乾燥，遍身皆黃，面目爪甲一切皆黃，腹脹粗大，於其腹上青黃脈現，全身無力，食不消化，口苦尿黃，身體羸瘦，目視眾色皆作青黃，不能起止，腹中常脹。若黃風不調，則生此病；若黃風調順，則無此病。（大正 17・393 頁上）

若依此經所敘述的黃病症狀，似乎類似於現代醫學所說的「黃疸病」。

『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』卷二十九載，當時諸少年比丘共相調言，仁者今時天候微寒，可共入溫室中住宿。於是便入溫室中留宿。鄢陀夷比丘問說：「仁者何故入住溫室？」少年比丘答說：「天氣寒冷故入室取暖。」鄢陀夷比丘告言：「仁者，汝等熱處而宿，恐染黃病。汝等多人若同時染病，獨我一人如何照顧。故請速外出，住宿於露地。」（大正 23・787 頁中）

『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』卷十三記載，盛暑季節，比丘苦熱，身體萎黃，病瘦無力。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：「何故諸比丘身體萎黃病瘦無力？」阿難陀據實稟白。佛言：「應建造涼舍。」比丘們不知如何建造。佛言：「可於寺旁，建三面牆之房舍，三邊築牆，留出一邊空間，使空氣流通。不同於寺，四面有壁。」比丘建涼舍時，不知開窗，仍遭悶熱；佛言應該開窗。比丘欲開窗，不知高低位置；佛言窗之高度應與床齊。後有諸鳥雀飛入房中，佛復教言建置窗櫺，防鳥飛入。又為免風雨飄灑屋內，佛又囑咐安置窗扇。有比丘用餐時關閉門窗。佛言用餐時應打開門窗。又有比丘天熱時於自己房內，僅著下裙及僧腳崎；佛言隨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服等，於四威儀悉皆無犯。（大正 24・263 頁中）